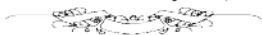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渐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新品种，以“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的丛书名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具有以下显著特色：

一、采用异型16开本，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美观大方。

二、请名家设计封面，构图庄重典雅，赏心悦目。

三、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并加适当修饰，版式活泼秀丽。

四、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该作家小传、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阅读手记留白，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

愿“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能得到您的喜爱。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第一辑 (26种) 书目

1.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	20.00元
2.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14.00元
3.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20.00元
4.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楼拜著	16.00元
5. 茶花女	[法] 小仲马著	12.00元
6.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著	14.00元
7.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16.00元
8. 漂亮的朋友	[法] 莫泊桑著	14.00元
9. 交际花盛衰记	[法] 巴尔扎克著	22.00元
10. 爱玛	[英] 简·奥斯汀著	16.00元
11.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著	14.00元
12.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38.00元
13.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著	16.00元
14.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著	20.00元
15. 红与黑	[法] 司汤达著	20.00元
16. 赫克贝里·芬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著	14.00元
17.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著	20.00元
18. 堂吉珂德(上、下册)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36.00元
19. 双城记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16.00元
20. 基督山伯爵(上、下册)	[法] 大仲马著	55.00元
21. 飘(上、下册)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48.00元
22. 十日谈	[意] 卜伽丘著	29.00元
23. 巨人传	[法] 拉伯雷著	20.00元
24. 红字	[美] 纳撒尼尔·霍桑著	14.00元
25. 九三年	[法] 雨果著	16.00元
26. 三个火枪手	[法] 大仲马著	29.00元

目 录

上 册

第一部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17
第 三 章	30
第 四 章	46
第 五 章	55
第 六 章	69
第 七 章	95

第二部

第 八 章	105
第 九 章	119
第 十 章	146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62
第十三章	177
第十四章	188
第十五章	197
第十六章	207

第三部

第十七章	217
第十八章	234
第十九章	245
第二十章	256
第二十一章	263
第二十二章	275
第二十三章	281
第二十四章	296
第二十五章	319
第二十六章	330
第二十七章	347
第二十八章	357
第二十九章	370
第三十章	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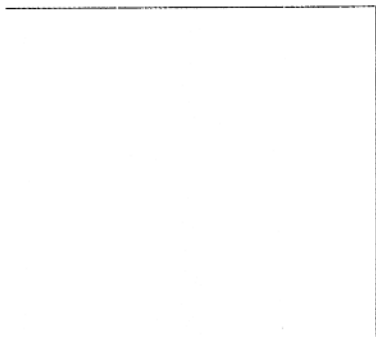
下 册

第四部

第三十一章	397
第三十二章	410
第三十三章	421
第三十四章	432
第三十五章	448
第三十六章	466
第三十七章	490
第三十八章	502
第三十九章	522
第四十章	534
第四十一章	547
第四十二章	565

第四十三章	577
第四十四章	589
第四十五章	599
第四十六章	616
第四十七章	623
第五部	
第四十八章	647
第四十九章	656
第五十章	672
第五十一章	680
第五十二章	684
第五十三章	696
第五十四章	708
第五十五章	718
第五十六章	724
第五十七章	732
第五十八章	742
第五十九章	747
第六十章	756
第六十一章	760
第六十二章	770
第六十三章	774

第一部



第一章

斯佳丽·奥哈拉长得不算美，但是当男人们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那样被她的魅力所吸引时，他们就不这样认为了。她的脸上明显地映现出混血儿的容貌特征：法国贵族后裔母亲的优雅气质和父亲那爱尔兰人特有的红润肤色。不过这倒是一副引人注目的脸蛋：下巴儿尖尖的，牙床骨方方的；淡绿的眼睛没有一丝儿褐色，上下眼睑嵌着粗黑的睫毛，眼睛微微上翘；双眼上方，浓黑的娥眉两端上挑，恰似两道斜线镌刻在地那木兰花般洁白的皮肤上，简直要摄人魂魄。那是一种南方女子最为珍惜的皮肤。她们有了这种肌肤，总要戴上女帽、面罩和手套，细心呵护，以防佐治亚灼热的阳光把它晒黑。

1861年4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斯佳丽陪着塔尔顿家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庄园厅的阴凉处。此时的她宛如画中美入。她穿着崭新的翠绿色缀花薄纱套裙，那用料十二码的波浪形裙摆舒展起来，跟她父亲新近从亚特兰大刚买来的绿色摩洛哥羊皮平跟便鞋正好匹配。她芳龄二八，却有着丰满成熟的乳房和胸部附近三寸最细的十七吋腰围，紧身套裙把她那姣好的身材衬托得尽善尽美。尽管她由于裙摆铺展而显得端庄朴实，由于那光润的秀发拢成发髻而显得拘谨矜持，以及由于那双白皙的纤手交叠膝上而显得从容文静，然而这些都难以掩饰她那天生的本性。那双绿色的眼睛随心所欲，飘拂不停，充满青春活力，这和她刻意装扮出来的温婉仪态和礼貌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现在的文雅举止只是她母亲的耐心训教和黑人嬷嬷的严格训练所赋予的。那双眼睛才是她内心世界的真正表露。

在她两边，孪生兄弟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眼睛眯缝着看透过装饰一新的玻璃长窗射进来的缕缕阳光，谈笑风生，神情自若。他们那双肌肉鼓胀的长腿裹在齐膝长靴里，轻松地迭架在一起。兄弟俩都十九岁了，六英尺二英寸高，长长的骨骼、结实的肌肉、太阳晒黑的脸庞、金棕色的头发，双眼流露出得意而傲慢的神色，身上穿着相同的蓝外套和芥末黄马裤。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两个难分仲伯的棉花桃。

外面，在一片暮春嫩绿的映衬下，午后的斜阳照进院子，在开满硕大白花的山茱萸树上洒下片片辉煌。兄弟俩的坐骑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皮就跟它们主人的头发一样红。在马厩附近，一群精瘦、焦躁不安的猎犬在争抢着什么。它们无论斯图尔特和布伦特走到哪里，都要跟到哪里。稍远处，躺着一只浑身斑黑的随车大狗。它的口鼻抵在一对前爪上，贵族似地神气活现，正耐心地等待主人回家吃晚饭。



相关链接

里普利《斯佳丽：乱世佳人续集》精彩片段

1. 快了！等这一切结束，我就可以回塔拉庄园了。

在玫兰妮·韦尔斯克斯的葬礼上，斯佳丽、奥哈拉、汉密顿、肯尼迪、巴特勒独自伫立在离其他送丧人几步远的地方。天空正飘着细雨，身着黑色丧服的男女撑着一把把黑伞，伞下的人相互偎依，女人们都在抽泣，分担彼此的忧伤。

在猎狗、马匹和孪生兄弟之间，好像有一种比他们终日相随的伙伴更加密切的亲属关系。这是一群体格健壮、无忧无虑的幼畜，总是油光发亮、优雅体面、精力充沛。俩兄弟就像他们骑坐的马匹一样，精神饱满，且野性十足。但对于懂得如何驾驭他们的人，则显得驯服而温顺。

这门厅里坐着的三个年轻人，生来就有奴仆的悉心侍候，虽然过着庄园主家庭优裕舒适的生活，但他们脸上并无娇生惯养的痕迹。这是由于过多的户外活动，很少费神研读枯燥的书本知识，反倒有着乡野粗人的机警和生机活力。佐治亚州北部克莱顿县的生活仍然是新奇的，但若按照奥古斯塔、赛凡纳和查尔斯顿等地的标准，这里的生活甚至还有点粗野。较为古板、严肃的南方人很难起身居内地的佐治亚人。可在这佐治亚北部地区，人们并不以缺少优雅的传统教育为耻，只要你在几件要紧事上过得去就可以。这就是：懂得栽培棉花，善于骑马射猎，跳舞时姿态潇洒、节奏轻快，陪伴女人殷勤周到、有骑士风度；还要酒量豪爽，像个绅士君子，等等。

对于上述种种才艺，兄弟俩可谓样样精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他们在知识理方面的无能却是远近闻名的。他们家是本县的首富，钱多、马多、奴隶多，可他们俩胸无韬略，腹中无墨匠乏，其学问甚至还不如本地大多数的穷人。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对孪生兄弟这时候才有心惠在塔拉庄园的门厅里和斯佳丽聊天，消磨四月份里这个下午的大好光阴。他们俩不久前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出来。这是两年中他们被开除的第四所大学。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伯依德——也跟他们一起回家，因为他们不愿意呆在一所不欢迎他们弟弟的大学里。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最近这次开除看成是个令人开心的玩笑，而斯佳丽，自去年从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辍学以来，一直懒得去翻书。她也和这哥儿俩一样，把它当做一件滑稽好玩的事。

“我知道你们俩并不在乎被开除，汤姆也不会。”她说，“但伯依德呢？他倒是那种一心想读书做学问的人，你们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拖了出来，现在又害得他在佐治亚大学呆不下。这样看来，他也休想毕业了。”

“哦，他可以在费耶特维尔的巴马利法官事务所修法律呀。”布伦特漫不经心地说，“况且，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们得在这学期结束前回家去。”

“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这战争说打就打，总不能说在打仗的时候还要让我们呆在学校里，对吧？”

“你知道，不会有人要打仗的。”斯佳丽厌烦地说，“那只是说说而已。唉，阿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就在上周还对我爸说，我们在华盛顿的特使们就要达成——同林肯先生——就南部邦联问题达成一项友好协议。不管怎么说，北方佬还是怕我们的，他们不敢和我们打。不会有什么战争！我最讨厌听到‘战争’两个字。”

“对，哪来的什么战争？”俩兄弟愤愤地喊着附和，好像他们是上了谁的当似的。

“咳，宝贝，但战争又是必然的。”斯图尔特忍不住又说，“北佬也许害怕我们，但前天博勒加尔将军的大炮把他们轰出萨姆特城堡以后，他们就必定要再打，不然他们就是在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懦夫了。至于南联邦嘛——”

斯佳丽鼓起腮帮子，显露出满脸的不耐烦。

“你们只要再说一句‘战争’，我就进屋去，关上房门不理你们了。我生来最讨厌‘战争’两个字，再就是‘脱离’。我爸一天到晚讲‘战争’，来我家拜访他的那帮先生们也喊着萨姆特城堡啦、州权啦，还有林肯啦什么的，烦得我直想喊起来。还有我们学校的男生们，也高谈阔论战争，还净扯他们的老迈兵队。今年春季没有一个宴会有意思，那些男生们除了高喊战争外什么也不谈。好在佐治亚州要等到圣诞节过后才脱离联邦，不然的话，这个圣诞节可就别想过了。现在，如果你们再说‘战争’，我就立刻进屋去。”

她说这话是算数的，因为她不能容忍任何不以她为主题的交谈。但她讲这话时脸上还挂着笑容，而且下意识地让两个酒窝陷得更深一些，一对相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扑闪个不停。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两个男孩子果然给迷惑住了。他们连忙道歉，说是不该惹恼了她。他们丝毫也不因为她缺乏这方面的兴趣而瞧不起她。相反，他们更加看重她。“战争”毕竟是男人的事，与女子无关，他们认为她的态度正是女性气质的特有表现。

她成功地把战争这个讨厌的话题支开以后，又饶有兴趣地回到原先的话题上来。

“那么你们母亲对你们再次被开除说了些什么吗？”

兄弟俩顿时显得很不自在，因为这句话使他们回忆起三个月前被弗吉尼亚大学“请”回家时，母亲的激烈反应。

“这个”，斯图尔特说，“她还来不及说什么。汤姆和我们今天一大早就离家，那时她还没起床。汤姆溜到万丹家去躲着，而我们就上你这来了。”

“难道昨晚你们到家时她也没说什么吗？”

“昨晚我们运气好。我们还没到家之前，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的那匹种马就已经运到，家里闹得一团糟。那是一头大牲畜——真正的高头大马。斯佳丽，你应该叫你爸赶快来看看——在把这马弄来的路上，它已吃掉马夫一大块肉，还把妈派去琼斯博罗火车站接它的两个黑人给踩了。我们还没到家时，这马就已经差点把马厩给掀翻了，还把马厩里拴的那匹叫做草帽的老种马踢得半死。我们到家时，妈正在马厩里拿一口袋喂它。我妈是喂马的老手，她还真的把它给哄得安静下来。两个黑人躲得老远老远，眼睛瞪得大大的，吓得要死。可我妈还和马讲话，仿佛它是我们家里的人。它正在吃妈亲手递给它的东西。驯马之道，没有人能比得上我妈。昨晚她看见我们时就嚷道：‘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讨厌。’这时，那马又开始喷鼻息发威，还把后腿直立起来。妈说：‘给我滚出去！你们没看见我的大宝贝在发脾气吗？我明天早上再来收拾你们！’这样，我们就趁机回房睡觉去了。今天早上，我们赶在她逮着我们之前就溜走了，只留下伯依德去跟她周旋。”

“你们说她会揍伯依德吗？”斯佳丽知道，那个身材短小的塔尔顿太太曾揍几个已经长大



相关链接

2. 斯佳丽将头别开,不看那缓缓放入墓穴中的松木素棺。棺盖软木料上的一个个小圆弧是钉棺木钉的锤印,从此一棺所身永隔那张安详慈爱的玛心脸蛋了。

成人的儿子仍然很严厉,有时候火气一来,还会拿马鞭抽他们的脊背。对此,她和县里其他人一样,总是感到看不惯。

贝特丽丝·塔尔顿太太是个大忙人。她不仅要管理那一大片棉田、一百个黑人和八个子女,还要经营本州最大的牧马场。她脾气暴躁,经常因为四个儿子不听话而气恼。尽管她不让任何人虐待马匹和奴隶,可她却发现不时抽打儿子们鞭子只会是有益无害的。

“当然不会了。她从来不打伯依德,因为他是老大,又是我们兄弟中最矮小的。”斯图尔特说着,对自己六呎二的个头十分得意。“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把伯依德留下来向妈解释情况。天哪,我妈可不能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了,汤姆也二十一了,可她还是把我们当成六岁小娃娃。”

“明天你妈会骑那匹新马去威尔克斯家参加烧烤野宴吗?”

“妈倒是想骑,可爸不肯,说那样太危险。而且我的姐妹们也不让。她们说应该让妈像模像样地赴宴,至少像个夫人,坐着马车去。”

“但愿明天不会下雨,”斯佳丽说,“这一周来几乎天天下雨。把野外烧烤变成室内野餐,那才没劲呢!”

“哦,明天一定不会下雨,而会热得像六月天。”斯图尔特说,“你看那晚霞,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红的晚霞。人们常常根据晚霞来预测天气。”

他们从窗户放眼望去,看着杰拉尔德·奥哈拉那片无边无垠的新翻棉田一直延伸到红红的地平线那儿。血红色的太阳已经落到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去了。这时,四月天的湿热已经慢慢消退,开始被嗖嗖凉意所取代。

那年的春来得早,在阵阵和暖的急风骤雨中,粉红的桃花、雪白的山茱萸花竞相盛开放,把远近的河沼、群山装点得生机勃勃。春耕就要结束了,辉煌血红的晚霞把刚耕出道道犁沟的佐治亚红土地染得更红。潮湿贫瘠的土壤已犁成畦畦垅垅,等待着播撒棉种。沙质土层呈粉红色,而在犁沟阴影处则变成朱红色或褐色。这土地像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巨浪纤卷翻浪,拱成曲线形成月牙状,而在粉红色的浪峰用到岸上的那一刻,又突然化形成形状各异的片片浪花。那座刚刚粉刷过的庄园白色砖造大院,像是这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这里看不到长长的、笔直的垄沟,而在佐治亚中部平坦的黄土地上或海滨种植园黑色富饶的土壤上,这种犁沟随处可见。在佐治亚北部蜿蜒起伏的丘陵地带,人们总是把地犁得弯弯曲曲的,以防肥沃的土壤被水冲入河床。

这是一片原始的红土地,一场大雨过后会变得更加血红,而干旱时节则满地粉尘——这是世界上最优质的棉田。这是一片乐土宝地,白色的房屋、宁静的田野,还有那缓缓流淌的黄色河道;但它又是一个差异悬殊的地方:有着最炽热的日照,也有着最浓密的绿阴。种植园里的庄稼和连馕数英里的棉田宁静祥和,对着暖融融的骄阳微笑,显得自信而满足。田野四周尽头包围着片片原始森林,即使在最炎热的夏日中午,这里也显得幽暗、清凉而神秘,甚至还有点阴森可怖。那些原始古松嗖嗖作响,款款摇曳,似乎怀着恒久的耐心在等待着什么,并不

这时，在门厅里闲坐的三个年轻人耳边传来得得得的马蹄声、马具相碰的铃铛声和黑人无所顾忌的刺耳嬉笑声——干活的人们和骡子收工回来了。斯佳丽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柔和的声音也从屋里传出，她在呼唤替她掌管钥匙的黑人小姑娘。随着一声略带命令的“来嘛，太太”的应答，就听见有人从后院向鱼肉熏制房走去，爱伦要在那里给收工的工人们分发食物。接着就是瓷瓶、银器磕碰碰撞的声音，塔拉庄园兼司膳食的管家皮克开始摆餐桌准备开晚饭。

“我说，斯佳丽，关于明天，”布伦特说，“该不会由于我们这一阵子不在家不懂得有野外烧烤和聚会的事，明天晚上就不能和你多跳几回舞吧？你还没有答应别人吧？”

“你会当壁花？”兄弟俩听了哄然大笑。

“我才不喜欢金西黑妈妈算的命。你看她上回说我将来要嫁给满头乌发、黑须长长的男

“那你喜欢红头发的男人，对吧，亲爱的？”布伦特咧嘴笑着说，“那么来吧，答应和我们一
起华尔兹舞，一起吃晚饭吧。”

“如果你肯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秘密?”斯佳丽听了像个小孩似的乐得大叫起来。

“斯图，是不是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回事？要是的话，我们可是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呃，是露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哪个小姐？”

“你知道，阿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家住亚特兰大的佩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就是查尔斯和玫兰妮·汉密尔顿的姑妈。”

“我懂了，就是那个傻老婆子，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比她更傻的了。”

“恩，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火车回家，她坐马车正巧经过车站，就停下来和我们谈话。她告诉我们，明天在威尔克斯县的集会上要宣布一则订婚消息。”

“哦，早听说过了。”斯佳丽失望地说，“就是她那个傻侄儿查尔斯·汉密尔顿和霍妮·威

① 指没有舞伴的单身女子。译者注



相关链接

3. 我千万不要哭，决不在这里哭。不要在这时哭哭，只怕泪闸一开，势必一发不可收拾。等回到塔拉庄园，再痛快痛哭一场吧！

尔克斯俩的婚事。这事人们已经谈论了好几年了，都说他们不久要结婚，其实查理·对此事表现得很淡漠。”

“你说他傻吗？”布伦特反讥道，“可是上个圣诞节，你倒是让他围着团团转了好一阵子。”

“他自己要围着我转，我能有什么办法？”斯佳丽不经意地耸了耸肩，“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婆婆妈妈的。”

“但是，要宣布的不是关于他订婚的消息。”斯图不无得意地说，“是阿希礼跟查理的妹妹，玫兰妮小姐。”

听到这，斯佳丽的脸上没有变化，可她的双唇却白了——就像一个人当头挨了一闷棍，不懂得了什么事，一下子就惊呆了。斯图尔特从来并不善解人意，他看到斯佳丽呆呆地看着自己时，只想当然地认为她对此是既惊讶又感兴趣。

“佩蒂小姐说由于玫兰妮身体一直不太好，他们本打算明年才宣布这件事，但由于到处都是战争传言，两家人都认为还是早点结婚好，因此决定在明天晚餐休息时宣布。好了，斯佳丽，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现在你该答应明天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好，我答应。”斯佳丽脱口而出。

“还有，陪我们一起跳华尔兹舞？”

“好，陪你们。”

“你真可爱。我敢担保其他小伙子们一定会气得跳起来。”

“让他们跳去，”布伦特说，“我们俩能摆平他们。我说斯佳丽，明天晚宴上，你一定要和我们坐在一起。”

“什么？”

斯图尔特把他的请求重复了一遍。

“那当然。”

兄弟俩怀着几分惊喜，兴高采烈地相视而笑。尽管他们都自认为是斯佳丽的最佳意中人，他们还从来没有如此轻易地获得过这份恩惠。通常，她总是让那些追她的人苦苦恳求，不予明示可否。他们恼怒时，她就发笑；他们生气时，她就变得更加冷淡。而这回，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一整天都给了他们——在野宴上和他們坐在一起，还要跟他们一起跳华尔兹舞（他们一定要确保明天舞会上只跳华尔兹舞），跟他们一道吃晚饭。这便使他们觉得这次被大学开除倒是黄划得来的。

他们由于获得成功而满怀喜悦，就更加赖在那儿不走，继续瞎扯野宴和舞会、谈论嬉笑阿希礼·威尔克斯和玫兰妮·汉密尔顿。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玩笑取闹，甚至大胆暗示主人留下他们吃晚饭。如此这般地嬉闹了好一阵子后，他们才发觉斯佳丽话越来越少了，热烈气氛已经改变。这究竟为什么？兄弟俩怎么也弄不明白。总之，下午那种热情、粘糊的激情

① 查尔斯的昵称。译者注

已经荡然无存。斯佳丽好像对他们的话语越来越不耐心了，尽管她仍在恰如其分地应答着他们的问题。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兄弟俩感到既扫兴又恼怒。他们又磨蹭了一会儿，然后才看看手表，犹豫不决地站起来。

在那片新翻过的土地对面，太阳已经西沉。河对岸，那片高高的枫林已经变得影影绰绰。群燕掠过庭院上空；小鸡、小鸭、火鸡，三三两两，摇摇摆摆，开始回窝。

斯图大喊一声：“吉姆！”不一会儿，那个和他们同龄的高个子黑人小伙子绕过屋角，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拴着的马匹旁边。吉姆是他们的贴身仆人，就像那条随车狗一样，到哪里都陪伴着他们。他打从孩提起就是他们的玩伴，而到了他们十岁生日时，则被赐给他们，专门侍候他们。塔拉家的那些猎狗一看见吉姆，马上从红尘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静候主人。兄弟俩朝斯佳丽点点头，向她握手告别，并说明天一早就到威尔克斯家恭候她。然后他们匆匆走下小径，登鞍上马，吉姆紧随其后，沿着雪松林荫大道疾奔而去，并不时回头，挥舞着帽子，朝斯佳丽叫喊着。

他们掠过红尘土路，塔拉庄园已看不见了。布伦特勒住马，在一丛山茱萸树旁停下来。斯图尔特也停住，那个黑人小伙子紧跟几步也停下来。三匹马感到缰绳松了，就地伸长脖子，去啃路边鲜嫩的青草。那些猎狗无奈，只好又在松软的红尘土上趴下，甩起头，眼巴巴地望着暮色凝重的空中盘旋飞舞的群燕。布伦特那张机灵的宽脸庞上呈现出一种困惑而略带恼怒的神情。

“我说，”他开口道，“你不觉得刚才她好像有意要留我们吃晚饭吗？”

“我认为她本来会的。”斯图尔特说，“我一直在等她开口，可她终于没有这样做。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弄不明白。在我看来，她好像有那意思。毕竟，今天是我们回来的头一天，而她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见到我们了。况且，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告诉她。”

“我觉得她刚见到我们时好像很高兴的。”

“我也这么觉得。”

“后来，差不多半个钟头前，她变得话少了，好像头疼似的。”

“我也感觉到了，可当时没怎么在意。你认为是什么使她不开心？”

“不清楚，该不会我们说了什么使她心烦的事情？”

他们俩都思量了一会儿。

“我想不起来。斯佳丽生气时，人人都看得出来，她不会像有的女孩子那样闷在心里。”

“对呀，那正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生气时不会冷淡无情、令人讨厌——她会坦诚相告。

这样说来，一定是我们刚才言谈举止中有什么冒犯，才使她闭口不语，显得不开心。我可以发誓，我们刚到的时候她很高兴，而且打算请我们吃饭。”

“你说，该不会因为我们被开除的事吧？”

“嗨，别提了。我们跟她说这事时，她还笑得跟什么似的。而且对于急书求学之类，斯佳丽



相关链接

4. 活的人，死的
人全在那里，惟独她形
单影只，似乎有一半的
亚特兰大人在此哀悼
死者。往昔进出教堂的
亲朋好友，现在全聚拢
在玫瑰坡·韦尔克
斯葬身的那个佐治亚红
土墓穴周围，在寒雨无
情吹打下，参差不齐地
围成黑鸦鸦的一圈。

跟我们半斤对八两，不见得比我们看得更重。”

布伦特在马背上转过身来，叫那个黑小伙子。

“吉姆！”

“嗨！”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和斯佳丽小姐的谈话？”

“没有呀，布伦特先生！你想我怎么敢偷听白人说话呢？”

“偷听？天哪！你们这些小黑鬼是什么事情都想知道。喂，你在撒谎。我亲眼看见你悄悄地绕过门厅的拐角，蹲坐在墙边的茉莉花丛里。好了，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了什么可能惹斯佳丽小姐生气，或者使她伤心的话？”

听了这话，吉姆不再装疯卖傻了，而是赶紧添着开始回忆。

“没有，我不觉得你们说了什么使她生气的活。在我看来，她见到你们倒是乐得跟小鸟似的，她好像挺惦记你们。直到你们说到阿希礼先生和玫兰妮·汉密顿小姐要结婚，她才像一只麻雀见了鹰那样焉了下来。”

兄弟俩面面相觑，点了点头，可仍然没有明白过来。

“吉姆说得对。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斯图尔特说，“我的天哪，阿希礼对她来说只不过是朋友。她对他并不怎么感兴趣，她痴心的倒是我们俩。”

布伦特点头赞同。

“那么，会不会因为阿希礼要宣布结婚的事，没有先告诉她这个老朋友而先告诉了别人，斯佳丽因此生他的气呢？女孩子们对这类事情往往是很在乎的。”

“嗯，可能吧。不过就算没告诉她又怎么样呢？这本来就是耍保密，就是要让人大吃一惊的嘛。男人有权对自己的婚事保密，对吧？要不是玫兰妮小姐的姑妈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斯佳丽一定早已知道他要和玫兰妮小姐结婚。可不是吗？我们就知道好几年了。威尔克斯一家和汉密尔顿一家向来是表亲联姻。人人都知道他总有一天要娶她，就像霍妮·威尔克斯就要嫁给玫兰妮小姐的哥哥查尔斯一样。”

“算了，我们不谈这个了。不过我仍然很遗憾她没有请我们吃晚饭。我实在不愿意回家去听妈发脾气。被大学开除，我们这又不是第一次。”

“说不定伯依德现在已经把她摆平了。你知道，这家伙的那张嘴巴多么厉害，他总是有办法把妈压平的。”

“是的，他总会有办法的。但这要花时间。伯依德必须缠来绕去地讲个不停，直到把妈给绕糊涂了才作罢。那时候，妈就会叫他省着点儿嗓子将来当律师用。可这回恐怕他还没有时间开个头呢。我敢打赌，妈现在仍然对她的新马爰不释手，而把我们又被赶回来的事丢到脑后，要等到今晚她坐下吃饭看到伯依德时才会记起。在晚饭结束前，她一定是又恼又怒，火气愈来愈大，直到十点钟伯依德才会有机会告诉她，既然校长那样粗暴地对待你我，我们哥儿四人再呆在学校里也没意思了。大约要到半夜光景，伯依德才会把妈劝说得回心转意而迁怒

于校长，甚至问怕依德干吗不一枪毙了校长。不行，我们得等到午夜之后才回家。”

兄弟俩郁闷地对视着。他们全然不怕脾气暴躁的烈马，也不怕打枪、斗殴，更不怕得罪邻里。最使他们战战兢兢的倒是他们那位红头发母亲毫不留情的训斥和鞭责。

“好了，听我说，”布伦特说，“不然我们上威尔克斯家去，阿希礼姐妹们一定会很高兴地请我们吃晚饭。”

斯图尔特显得有点拿不定主意。

“不，不能去他家。他们一定正忙着准备明天的野宴。而且——”

“噢，这事我倒给忘了。”布伦特连忙说，“对，我们不能到他家去。”

他们对马吆喝一声，继续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此时，一阵红晕涌上斯图尔特那棕色的双颊。一直到去年夏天以前，斯图还在追求印第亚·威尔克斯，这是双方家庭及全县人都赞成的。全县人都认为，印第亚·威尔克斯的性情冷静含蓄，或许会对斯图尔特有所影响。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怀有这种热切的希望。要不是布伦特不满意，斯图尔特兴许就找到对象了。那时，布伦特也喜欢印第亚，不过他认为她太单纯、太温顺，自己简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因此也不能赞同斯图尔特的选择了。这是哥俩第一次在志趣方面产生分歧。对于哥哥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他认为一点也不出众的女孩子身上，布伦特显然感到很不高兴。

去年夏天，在琼斯博罗橡树林里举行的那次政治演讲会上，他们俩突然注意到斯佳丽·奥哈拉。他们已认识她好多年了。打从童年起，她就是他们最好的玩伴，因为她能像这兄弟俩那样骑马、爬树。那次演讲会上使他们感到大为惊异的是，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可算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大姑娘了。

他们第一次发现，她的那双绿色眼睛是那样地迷人，她笑的时候那对酒窝是那么深，她那双手脚又是那么小巧，而她的腰肢又是那么纤细。他们机敏有趣的演讲常常惹得她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一想到他们自己已被她看做出类拔萃的一对时，兄弟俩更是显得忘乎所以。

这是兄弟俩一生中难忘的日子。从此以后，每当谈起这些事，他们俩总是觉得纳闷，为什么以前他们竟没有注意到斯佳丽的魅力。他们至今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这就是，斯佳丽那天是存心要让他们注意到自己。她天生一副倔强的性格，不能容忍任何男人去爱其他女人而不爱她。在演讲会上，她看见印第亚和斯图在一起，就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并不满足于只同斯图尔特一个谈情说爱，她也挑逗布伦特。那天她就是用这种“一石二鸟”的伎俩使兄弟两个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布伦特曾经有心无意地追求过那个来自洛乔乔依的姑娘莱蒂·莫罗，现在，哥儿俩都看中了斯佳丽，他们就干脆把印第亚和莱蒂都远远地抛到脑后去。至于如果斯佳丽选中了兄弟俩中的一个，另一个怎么办，他们目前没有考虑，他们相信，到时候问题总会妥善解决。就目前来说，对于能够重新联手对付一个女孩子，他们感到很满意，因为兄弟俩之间并不互相猜疑。这种情形使街坊邻居们甚感兴趣，但却使他们的母亲大为舌舐，因为她不怎么喜欢斯佳



相关链接

5. 阿希礼，曾是斯佳丽荒唐生活的中心与象征，为了爱他，她背叛丈夫，不顾他对她的爱，也不容自己对丈夫的爱，以至于无视曾属于她的幸福，这一切都该归咎她一心想独占阿希礼。现在瑞特已经走了，惟一在此代表他的，就是那把金黄色秋菊。为了爱阿希礼，她背叛了生平惟一的知己，对玫兰妮扶掖的忠诚与爱情唯之以鼻，现在玫兰妮死了。

前。

“如果那个小妖精真的相中了你们中的某一个，那么另一个就是活该倒霉，”他们母亲这样说，“也许，她两个都要。要真那样，你们就只好搬到犹他州去”。我不担心摩门教徒们肯不肯收留你们；我担心的倒是，总有一天你们俩为了离间那个狡诈的绿眼睛小妖精而争风吃醋，大家拿起枪来自相残杀。果真如此，那才好呢！”

从那演讲会以后，斯图尔特一看到印第亚就感到不自在。倒不是因为印第亚曾经责怪过他，或是以脸色神态暗示她已经看出他移情别恋了。她是个富有女人味的姑娘。但斯图尔特和她在一起时就有一种负罪感，觉得于心不安。他知道，是他使印第亚坠入他的情网，他也知道至今她还爱着他。因此在他心灵深处，他觉得自己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实际上他仍然很爱她。她有着极好的教养、渊博的知识以及所有的美好品质，这些都使他敬慕。可她偏偏总是这样地平淡无奇，缺少斯佳丽那种娇媚多变的气质，显得那样呆板，一成不变。和印第亚在一起时，很容易知道如何投其所好，而斯佳丽却总是让人猜不着、摸不透。这就足以使男人们心烦意乱、神魂颠倒了。然而，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

“我说，不然我们还是上凯德·卡尔博特家吃饭吧。”斯佳丽说凯瑟琳已经从查尔斯顿回来了。说不定她知道一些有关苏姆特城堡的新鲜事。”

“拉倒罢，凯瑟琳！我敢打赌，她甚至连码头外面有城堡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城堡里本来住满北佬，是我们用大炮把他们轰走的。她就只知道那些舞会呀，还有她所追逐的那些花花公子。”

“不过，听听她瞎扯也蛮有意思的。而且，我们总得找个地方呆着，等妈妈睡觉了再回去。”

“好罢，我喜欢凯瑟琳，她这人满有趣的，而且，我也很想知道卡罗·琳特和查尔斯顿其他乡亲们情况。可我说什么也不跟她那个北方佬后娘一起吃饭。”

“对她别太那个了，斯图。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我并不是对她苛刻。我是可怜她，但我不喜欢要人家可怜的人。你到她家去，她会想方设法也奉承讨好你，好让你安心自在，可她那过分的殷勤，结果适得其反，使人感到烦躁不安，她把南方人看做野蛮人。还亲口对妈这样说，她害怕南方人。每当我们在场，她都吓得要死，就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母鸡落在一张椅子上，大睁着惊恐的眼睛，旁边稍有动静，就会扑楞起翅膀，咯咯乱叫。”

“我说，这也难怪了。你曾经开枪打伤过凯德的腿。”

“唉，我那可不是喝醉了吗？不然我不会那样的。”斯图说，“而且凯德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凯瑟琳、雷福和卡尔博特先生等人，也都不记恨我。就是那个北佬后娘到处瞎嚷嚷，说我们野蛮粗鲁，还说体面人和未开化的南方人在一起不安全。”

① 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当时奉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译者注。